



六藝之一錄

〔清〕倪濤

六藝之一錄總目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六藝之一錄

〔清〕倪濤編 錢偉強等點校

六藝之一錄總目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六藝之一錄總目 / (清)倪濤編; 錢偉強等點校.
—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2017.10
(六藝之一錄)
ISBN 978-7-5340-5872-1

I. ①六… II. ①倪… ②錢… III. ①漢字—書法理
論—中國—古代 IV. ①J292.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198018 號

六藝之一錄總目

(清)倪濤編 錢偉強等點校

出版發行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310006)
責任編輯 霍西勝 屈篤仕 雷芳 張金輝 余雅汝
封面設計 時代藝術
責任印製 陳柏榮
照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張 36
字數 518 千字
版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340-5872-1
定價 350.00 圓(精裝)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

點校前言

《六藝之一錄》是清代雍、乾時期學者倪濤所編撰的一部大型書學文獻纂輯類著作。

倪濤（一六六九—約一七五二）^{〔一〕}，字峴渠，一字山友，浙江錢塘（今浙江杭州）人。祖籍安徽休寧，出生於一個世守儒素的文化世家，遠祖爲元代大儒倪士毅，士毅所撰《四書輯釋大成》爲明官修《四書大全》的底本，對明、清兩代士子影響深遠。祖父倪功字國勳，因經商而發家，明亡前後定居浙江，後寄籍錢塘，子孫遂爲錢塘人。倪濤二叔倪璠，字魯玉，康熙乙酉（一七〇五）舉人，官至內閣中書舍人。倪璠在當時頗有學名，與萬經等人爲摯友，著有《周易兼兩》、《神州古史考》、《庾子山集注》等書，其中《庾子山集注》尤精審，中華書局點校本《庾子山集》即用倪璠注本。其三叔瑞錫、五叔珣皆以貢生官教諭，在當時頗負文名。出生於家庭文化氛圍濃厚的倪濤少承家學，勤於治學，他「幼聰穎，過目不忘」^{〔二〕}，而且「家饒藏書，又善誦習」^{〔三〕}。他交游廣泛，與當時杭郡文化群體中的厲鶚、杭世駿、丁敬、梁文濂、倪國璉、汪惟憲、趙昱、吳焯、汪師韓、金性等人爲師友，切磋問學，孜孜不倦，「榜其齋曰『蛾術』，於四部之書無所不窺，銳意著述」^{〔四〕}。他雖學問淹貫，但仕途偃蹇，直至七十九歲時，始以歲貢生的身份出任遂安縣訓導。然其平日「爲人謙謙然若不足，懷材抱器，無所遇合，一無介意，日以文史自娛，筆墨之緣，老而彌篤」，「牙籤滿架，手披目覽，抄謄幾愁腕脫」^{〔五〕}。他卒於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前後，享年約八十三四歲。倪濤平生銳意著作，「撰述之富等身」，「著書十七種，共七百二十卷」^{〔六〕}，其中有《傭吹錄注》二百餘卷、《周易述》百卷、《周易蛾術》七十二卷、《南北史彙類鈔》二十四卷、《破蠱錄》一百二十卷、《異聞合璧》二十四卷等，但大都已亡佚，今存者僅《六藝之一錄》、《水經注類鈔》、《武林石刻記》、《文房四譜》四種，而其中《六藝之一錄》四百六卷、《續編》十四卷最爲著名。

倪濤「不假門生子弟之助，閱市借人，晨書暝寫，數易寒暑，以成書學之巨觀」^{〔七〕}的這部《六藝之一錄》，是迄今為止最大的一部書學文獻纂集類著作，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書學資料，《四庫提要》認為此書「排比貫串上下二千餘年，洪纖悉具，實為書家總彙」，「若唐以後論書之語，則未有賅備於是者矣」^{〔八〕}，可以說，清乾隆以前有關書法、金石之學的資料此書幾乎收羅殆盡，其文獻學意義非同一般。

古代書學論著的彙編，始於唐代張彥遠《法書要錄》、《墨藪》，但《墨藪》未作分類，《法書要錄》亦僅按時代先後分卷編次。因此，真正意義上的書學文獻分類纂集，當以北宋朱長文《墨池編》為始。此後，南宋陳思《書苑菁華》、明代王世貞《古今法書苑》、清代孫岳頒等《佩文齋書畫譜》、倪濤《六藝之一錄》等書，先後相繼，皆以不同分類法彙纂了各種古今書學論著，而倪濤的《六藝之一錄》無疑是這類著作的集大成者。《六藝之一錄》對於書法文獻學的重要意義，除羅宏富輯錄了大量相關文獻之外，還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六藝之一錄》保存了大量珍貴的書學文獻，其著錄內容具有較高的版本學價值。

《六藝之一錄》的內容極其廣博，「排比貫串上下二千餘年，洪纖悉具」。據筆者統計，全書總計徵引文獻一三六六種，共涉及四部二十六個門類，以書學之一域，徵引之廣，令人歎為觀止，《四庫總目》稱其為「書學之巨觀」^{〔九〕}，誠不為過。此書編纂雖以書學為基點，但實際內容卻遠非狹義的書學所能局限。因此厲鶚評價此書「上下千古，賅括朝野，則通於史；偏旁音訓，各有據依，則通於經；旁引曲證，不遺幽遐，則通於子與集；蓋合四庫之菁華，以成一家之書」^{〔一〇〕}，洵為有見。當然，這與作者倪濤「書雖小學，然《周禮·司徒》與六德、六行并重」^{〔一一〕}，欲借此書寓含「藝也而道居其全」的思想有關。

在這部卷帙浩大的著作中，保存了大量珍貴的書法、金石類文獻。如在石刻部分收錄了《武林石刻記》八卷，這部分內容首次全面地著錄了杭州地區「城內外南北諸山石刻，全錄原文，并載碑身尺寸」^{〔一二〕}，為研究杭州石刻保存了大

量第一手資料，爲他書所無。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六藝之一錄》中所錄「武林石刻」部分是「得丁龍泓（敬）諸手拓本載人」，與現存丁敬《武林金石錄》（丁氏原本已佚，今本實爲倪濤《武林金石記》）不是同一著作，因此還可以據《六藝之一錄》對《武林金石錄》進行一定程度的補遺。如《六藝之一錄》「南路」部分若除去《武林金石錄》卷五、卷七的相關內容，剩下的可能就是該書已亡佚的卷六部分的内容。又如郭畀《客杭日記》、汪德容《沙州碑錄》、《小學偶拈》、趙一清《續泉志序》、吳觀均《稽古齋印譜》、吳焯《武林金石題跋》、梁文泓《古隸怪奇錄》、《隸文日習》、馮李驊《卮言》、錢景《書苑璧珠》以及小山堂趙氏《武林摩崖》拓片等，這些著作大多出自倪氏師友交遊，罕見他本流傳。如吳焯《武林金石題跋》，在當時人們就有「其書未成，後世莫得見」^{〔三〕}的感慨，唯賴倪氏此書得以傳世，因此這類文獻顯得彌足珍貴。

此外，因爲倪濤本人富於藏書，交遊圈中如厲鶚、趙昱、吳焯等又都是清前期杭州著名的藏書家，因此《六藝之一錄》徵引所用底本每多佳槧，具有很高的版本校勘學價值。如其中《周穆公鼎》記錄銘文時，今本《宣和博古圖》作「銘二百三字，湮滅不可辨者五十九字」，而《六藝之一錄》所引作「銘二百一十二字，湮滅不可辨者六十九字」，覈之器銘，《六藝之一錄》所引與實際較爲吻合。又如《橫戈父癸鼎》，今本《宣和博古圖》缺失整段描述器物形制的文字，而在《六藝之一錄》的引文中此段文字完整地保留了下來。再如《六藝之一錄》在《周召公尊》條下引錄了一大段《鍾鼎彝器款識法帖》的考證文字，而此段文字爲今本《鍾鼎彝器款識法帖》所無，其他諸如文字、辭句的差異更是不勝枚舉。因此不難看出，《六藝之一錄》所著錄的内容還具有較高的版本學價值。

第二，《六藝之一錄》確立了完備的書學文獻分類體系。

書學文獻的分類彙輯始於朱長文的《墨池編》，朱氏將所錄論著分爲「字學」、「筆法」、「雜議」、「品藻」、「贊述」、「寶藏」、「碑刻」、「器用」等八類，并通過題識說明其收錄的情況。《墨池編》的分類屬於草創階段，有不盡完善之處，如「雜議」、「品藻」、「贊述」三類分別界限不是很嚴格，具體篇目的分類也有模糊不清的地方。另外，由于金文、書史等方

面的內容在當時研究尚不深入，故都未單獨列類。陳思的《書苑菁華》則將類目增加至「書法」、「書勢」、「書狀」、「書品」、「書序」、「書傳」、「書志」等三十二類，因為陳氏此書「意主宏博」，所以往往不辨名實，妄增類目，造成「編次叢雜，不免疏舛」的問題，但陳氏將書家傳記單列一類為「書傳」，是其創舉，為後世所沿用。王世貞的《古今法書苑》則類目分為「書源」、「書體」、「書法」、「書品」、「書跡」、「書跡之金」、「書跡之石」等十三類，整體上沿用了《墨池編》的分類思路，而變換其名目。另外，王氏新立「金」一類目，收錄金器銘文及相關題跋。

而倪濤的《六藝之一錄》則綜合了以往的分類方法，合併調易，改用二級類目法，首先分為「金器款識」、「石刻文字」、「法帖論述」、「古今書體」、「歷朝書論」、「歷代書譜」六大總類，總類下又根據具體情況標示子類，如「書品」、「鑒藏」、「器用」等目，這樣的處理，眉目清晰，使書學文獻的分類更臻合理。在總類的設計中，倪氏新增「法帖論述」一門，專收古今帖學著述，為此前同類著述所無。另外，《六藝之一錄》又將書家傳記與書跡題跋並為一類，使得人書結合，書家事跡與歷代評論合為一體，讓讀者可以更直觀地瞭解書家，實是書學文獻分類的一大創舉。綜合來看，《六藝之一錄》借鑒了既往的分類成果，設立了相對完備的二級類目的分類法，完善了書學文獻的分類體系。

第三，《六藝之一錄》建立了周密的書學文獻著錄體系。

作為書學文獻纂集類著述的集大成之作，《六藝之一錄》在文獻著錄上也建立了較為周密的體系。倪濤摯友汪惟憲曾經指出，此書「發凡起例，溯委窮原，條分縷析，訂舛正訛。有確然不可移易者，有彼此互相發明者，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譬若規矩立，而天下之言方圓者不能外焉。是豈必作哉？而述者之擇精語詳，其勞心殫思，尤不可沒矣」^{〔一四〕}。所謂的「彼此互相發明」、「單不足以喻則兼」，主要是指倪氏在著錄體例上吸收了史書編撰的映照法和互見法。《六藝之一錄》在著錄過程中非常注重各部類之間的相互映照，如第二大類石刻文字與第六大類歷代書譜，原是各自獨立的两部分，一著錄石刻，一著錄書家，但是作者注意到两部分內容的映帶關

係，於是在書譜部分中專創一類見於石刻的書家，這樣不僅使書家的著錄更爲完備，而且使得第二與第六部分內容發生了聯繫，有互見互證之妙。

而在詳略的處理上，倪氏爲避免重複，採用了《史記》的互見之法，錄見於前者，於後文列目而不錄具體內容，注明已見於前面某篇。如歷代書譜中米芾條，在介紹了米芾生平之後，全文著錄了歷代的米氏書跡題跋七十二篇，此外尚有列目題跋多篇，其下注明「《黃文獻集》、《祝氏集略》二跋已見」，「已上諸書跋已見石刻」云云。這樣處理，既保證了各自部分的完整性，同時也避免了不必要的重複。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六藝之一錄》在文獻徵引中有明顯的主從之分，其中主引和基本從引是構成文獻徵引的主幹部分，主引多採用全錄原文的方式，而基本從引則多用節錄原文的方式。補充從引和零星從引則是文獻徵引的補充部分，其中補充從引多用全錄的方式，零星從引則多用節錄的方式。《六藝之一錄》的類書編纂部分基本上都是採用這種主從徵引方式來處理編排全書的詳略主次關係，使得整本書顯得詳備而不重複，井然有秩。

據倪濤自序及其摯友汪惟憲的相關記述可知，《六藝之一錄》初稿大約完成於乾隆四五年間，此後陸續有所增補，至倪氏去世之前纔基本定稿。倪濤卒後，由於「子孫凋落」，書稿藏於禮部侍郎金姓家「垂二十年」^{〔二五〕}，至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金姓將之與《周易四尚》等書一起上于四庫館，被採入四庫全書。金氏在獻書當年，「從蹕熱河，遭疾仆於直次。諸城劉文正公以聞，予假。秋九月，奏請解任，得旨准其回籍調理」^{〔二六〕}。他出都回鄉時，四庫本尚未編好，原稿無法帶回，所以他「將局付收照呈履邸、質邸，俟局竣，檢取原稿分藏」^{〔二七〕}。因此，《六藝之一錄》原稿此後曾歸質郡王永瑤所有。乾隆後期，此稿又爲浦城人祖之望（皆山）所得。嘉、道之間，轉入云南布政使錢塘潘恭辰之家。潘氏卒後，稿本又歸名將楊遇春、楊國楨父子。約在咸、同之交，復爲時任成都將軍的崇實所得，崇實非常珍愛此稿，後「命犢山（嵩申）、幼山（華毓）兩公子攜其餘冊，而藏之京都半畝園中」^{〔二八〕}。此後稿本的具體流傳情況不得其詳，但在稿本

《續編》的目錄下鈐有「何厚琦印」一方，或許民國之後此書還曾爲何厚琦收藏。倪氏稿本在幾經輾轉之後，今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

此書因卷帙浩繁，一直未有刊本，所以今可見者除稿本外，主要是四庫全書本及少數鈔本。據邵章《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續錄》卷十二記載，此書「八千卷樓有鈔本，不全；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所有舊鈔本，殘存一百三十四卷」〔一九〕，二鈔本今俱不知存佚。稿本《正編》今存三百八十三卷，缺卷三三一至三三六、三四〇至三四五、三五二至三五四、三七〇至三七二、三八五至三八九，凡二十三卷。上海圖書館藏有鈔本兩種，俱不全。因此全本存世者僅四庫各本。

由於《六藝之一錄》各本同出一源，它們之間的差異較小，而其所著錄的許多著作又都各有單行本行世。因此本次點校即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而校以單行之《宣和博古圖》、《鍾鼎彝器款識法帖》、《金石錄》、《集古錄》、《廣川書跋》、《東觀餘論》、《隸釋》、《輿地碑目》、《石墨鐫華》、《墨池編》、《通志》、《碑考》、《金薤琳琅》、《金石史》、《庚子銷夏記》、《法帖釋文》、《法帖刊誤》、《法帖譜系》、《絳帖平》、《淳化閣帖考證》、《蘭亭考》、《蘭亭續考》、《石經考異》、《鐵網珊瑚》、《珊瑚網》、《式古堂書畫彙考》、《佩文齋書畫譜》、《復古編》、《通雅》、《玉臺書史》、《東坡題跋》、《山谷題跋》、《米襄陽集》、《松雪齋集》、《祝氏集略》、《弇州山人集》、《曝書亭集》、《樊榭山房集》等近百種典籍，以期補正原稿抄錄之脫謬，是正其傳寫之訛。

《六藝之一錄》以倪濤一人之力編纂而成，卷帙浩繁，先後又疊經數次增輯，後增之文獻歸置爲難，所以造成全書體例前後不盡統一，分類上也存在着一定問題。因此本次點校整理，對其體例盡量調整統一。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書卷一百六九至卷二百七十古今書體部分，涉及大量字書，考慮到這部分內容排版製作較爲困難，而且其中不少字書流傳稀少，本身就具有較高的版本價值，爲保持原貌起見，在這次整理中，我們將這部分內容予以影印。因此而造成的全書體例上的差異，也請讀者察亮爲荷。

四庫本無任何序跋凡例文字，但據蔣光煦《東湖叢記》、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等書的記載可知，《六藝之一錄》前原有梁文濂、汪惟憲、厲鶚、汪師韓、趙一清五序，倪濤自序以及楊開基、沈甲題詩二首，倪氏所撰凡例一篇。今按之稿本，此數篇悉見于卷首，彌足珍貴。此次點校特將此部分內容整理出來，附載于全書之前，以為讀是書者之一助。筆者另輯倪濤《擬白香山有木詩》八首，《民國杭州府志》、《兩浙輶軒錄補遺》中倪濤小傳，汪惟憲《倪山友傭吹錄注序》、《破蝨錄序》、《述倪山友著書》等文，汪惟憲、金牲與倪濤交遊之詩什，濮文暹、孔廣陶題跋二則以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善本書室藏書志》、《八千卷樓書目》等書關於倪氏著述的著錄等內容，編為《附錄》，用為知人論世之具。

此書點校整理出於多人之手，體例統一上定尚有不足，錯訛之處也在所難免，望讀者不吝賜正，以匡不逮，則實殊幸甚！

點校者謹識

二〇一五年四月

校勘記

- 〔一〕倪濤的生卒年史籍闕載，具體考證見錢偉彊《倪濤〈六藝之一錄〉研究》第一章《倪濤生平及〈六藝之一錄〉的編纂考論》。
- 〔二〕李榕：《杭州府志》卷一三八《倪濤傳》。
- 〔三〕汪惟憲：《積山先生遺集》卷五《破蝨錄序》。
- 〔四〕李榕：《杭州府志》卷一三八《倪濤傳》。
- 〔五〕汪惟憲：《積山先生遺集》卷七《述倪山友著書》。
- 〔六〕潘衍桐：《兩浙輶軒續錄·補遺》卷一引《武林道古錄》。

- 〔七〕厲鶚：《樊榭山房集·文集》卷二《六藝之一錄序》。
- 〔八〕永瑤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三《六藝之一錄》。
- 〔九〕永瑤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三《六藝之一錄》。
- 〔一〇〕厲鶚：《樊榭山房集·文集》卷二《六藝之一錄序》。
- 〔一一〕汪惟憲：《六藝之一錄序》。
- 〔一二〕丁丙：《善本書室藏疏志》卷十四《武林石刻記》。
- 〔一三〕張燾：《吳繡谷先生行狀》。
- 〔一四〕汪惟憲：《六藝之一錄序》。
- 〔一五〕金甡：《靜廉齋詩集》卷十七《閑中雜咏》。
- 〔一六〕朱珪：《知足齋文集》卷四《上書房行走禮部左侍郎加二級金公墓志銘》。
- 〔一七〕金甡：《靜廉齋詩集》卷二十《題倪山友濤先生碑陰》。
- 〔一八〕濮文暹：《六藝之一錄題跋》。
- 〔一九〕邵章：《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續録》卷十二《六藝之一錄》。

卷首

六藝之一錄序

粵自龍畫開天，觀奎星而作契；螺書煥日，取夬象而代繩。泄經藝之精微，頡皇聖造；啟文章之宅宇，籀史神編。錯綜三辰萬象之繁，似天經緯；緝裁四海九州之大，如帝杼機。世得字而粟飛，何奇不錄？壁出書而樂奏，何蘊不宣？自夫斯刪籀而秦篆興，邈造隸而古文廢。真生行而行生草，所貴柳骨顏筋；字中筆而筆中鋒，無取韓《詩》鄭《易》。是以留連忘食，嵩山得石室之書；結撰通靈，天台感丈人之降。或人鍾、張之室，或過羲、獻之門，臨池懸帳之能，解牛斲輪之喻，代有人焉，斯可尚矣！唯是古人不作，來者難誣。俗學題評，妄生羽翼；拙工掇拾，不辨淄澠。縱心手以強爲，倆規矩而改錯，所謂既灌而往、自鄩無譏也。吾友倪崐渠先生，藝外神工，書中仙手。富善和之錦贖，半是舊藏；堆僧孺之牙籤，無非異本。歐陽詢自少好學，吟玩圖書；袁伯業既耄不衰，肆勤炳燭。縣針垂露，總在羊真孔草之間；羽抱筋盤，不殊韓筆杜詩之妙。爾乃集前賢之語議，作後學之蹄筌。夏閣翻螢，搜秘書於淳化；春巽剔蠹，討博古於宣和。字三寫而無訛，帖雙鉤而益煥。更以鐘鼎之款識代殊，貨泉之肉好時變，尚父刀劍之銘，明誠金石之錄。凡在碎文瑣語，片簡舊編，莫不分別部居，流傳宇內。王仲任之戶牖牆壁，紙落如雲；左太沖之藩溷門庭，翰飛若羽。八王三謝，娟娟月桂之光；四庾六郗，歷歷星榆之影。若乃服膺心畫，詎便略其行能？著眼身文，安得遺其本末？倣羊欣之課錄，宗懷瓘之刪脩，人以書名，事從傳顯。庶幾尚友作者，爵里可知；脫胎古人，風華斯覲。烹魚敢留乙字，窺豹已見一斑。覆篋爲山，儒玄佛皆歸篋笥；積毫成仞，神妙不爽鎔銖。敘事有班固之詳，採真無魏收之穢，文在茲乎，古猶今也。其或貴人

金多，鑑士好篤。秦丞相探奇周穆，七日興歎；蔡尚書觀碣鴻都，十旬不返。如逢良友，立傾南海之藏；恍遇古人，不惜東山之府。爾乃重巾密裹，寶若璆琳；紫繭烏絲，玷防寒具。籀書篆字，印驗班班；望地年名，籤題井井。法寶泉之潤軟，乃得成規；品范曄之裝潢，差爲小勝。凡真賞之苦心，與聽名之好事，歷朝不沒，介善兼收。至於琢玉宜俟良工，善事必先利器，多藉文房之四友，始窺書法於九生。故必易墨凝煙，蜀牋鋪雪，智永之硯凹成臼，宣城之筆妙齊鋒，然後手與神謀，藝從心得。於是積卷若干，彙爲一集，繭紙分鈔，牛腰雙載。藏之秘帳，頓令更得異書；縣之國門，定是難增一字。則誠探玄珠於赤水，收白璧於藍田。羔裘加豹飾之華，難兼在昔；蠖屈暨龍伸之論，大備於斯。濂集弔殘藤，句薰宿艾。酸鹹味合，交吳郡之張顛；燥濕趨同，服稽山之賀老。竹莊花院，常共題名；棋雨酒燈，相將弄墨。茂矣莫窺其奧，誰能上比歐、虞；淺然不識其隣，何至下推羅、趙。成佛既宜在後，著鞭豈得居先？辱誣諉於一言，屬發皇乎千帙。擬玄晏之作序，非所敢居；命敬禮以定文，實緣多幸爾。梁文濂撰。

柳州作《梓人傳》，疑梓人之室，有床闕足而不能理，及觀其委群材，會衆工，而梓人左持引右，執杖以指揮夫操斧斤刀鋸者，然後信其能知體要，而且以爲爲相之道，殆不是過。吾鄉倪先生山友，於書周見洽聞，至其握管作字，輒拙滯無古法，年七十一，點畫不能有加^{〔一〕}。先生從不屑屑臨池，與書家角高下。獨闔扉著書，晚猶發憤，積歲月之力，撰成字書四^{〔二〕}百二十卷，闢門分類，統名之曰「六藝之一錄」。既成，示余，且命序於余，余嘲之曰：「是何異梓人之再見於今，而惜乎柳柳州不可復作矣！」受其書，歸而讀之，凡五閱月始畢課，喟然歎曰：「有是哉！有是哉！」先生此書述也而功倍於作焉，藝也而道居其全焉。夫書雖小學，然《周禮·司徒》與六德、六行并重，迨後世而其法浸繁，其變寢甚，其議論斷斷出入，亦奧博不可究詰。先生爲之發凡起例，溯委窮原，條分縷析，訂舛正訛。有確然不可移易者，有彼此互相發明者，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譬若規矩立，而天下之言方圓者不能外焉。

是豈必作哉？而述者之擇精語詳，其勞心殫思，尤不可沒矣。又其中日星之所以昭垂，河海之所以流衍，山陵川谷之所以遷改，古聖昔賢、忠臣孝子、義夫貞婦之所以不朽，蟲魚鳥獸草木之所以名狀，梵宮石室、野廟荒祠、仙佛神鬼之所以興替，一器一物之款識題跋，手書尺牘之往來問答，紀遊紀勝、樓閣臺榭之不隨煙雲滅沒，胥於書乎賴之，其最有關係者，頗足與史傳相考證。而至於科斗、篆籀、八分、草隸之殊其形制，金剪、玉筋、連綿、飛白之別其體格，怒猊渴驥、野鷲家雞、快劍長戟、織波濃點之多其品題，子美之貴瘦硬有神，退之之譏俗書姿媚，子瞻之論短長肥瘠，抑又其餘事也已。偉矣哉！七十^(三)老翁，鬚眉如雪，晨窗暝燭，不廢丹黃，經史著述而外，復成此錄。明知卷帙之多，汲古者少，後來有讀未終篇欠伸思睡者，然不敢一筆苟且，毫髮無憾，惟恐從旁糾之察之，如此懇懇懃懃，若先生之用心，庶幾子厚之所謂知體要者乎？吾師乎，吾師乎，吾見亦罕矣。抑惟憲嘗誦竹垞翁爲興化李公作詩云「古來箋述重遺老，耆儒往往往上壽臻。不見張蒼、伏勝暨轅固，博士江翁、杜子春」，斯言徵信，吾知先生之撰錄，耄期勿衰，其年壽之臻，歲月靈長，正未可量也。汪惟憲撰。

歐公《集古錄序》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其言豈不信然哉！而又以爲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足以致之，此殆公之遜辭，而非其實也。公之後有胡戡秀才者，效公《集古》，作《琬琰堂》，濟北晁无咎爲作詩云：「君不見廬陵公，往爲學士修書日。詔畀千金訪遺逸，遺文逸字往往出。」是公《集古》之作，在翰林修《唐書》時，奉勅訪求，且有千金之購，詎得謂力之未足乎？故好之有力而能聚，其上帝王，其次公卿，又其次則士之淹雅而饒於資者。若夫布衣糲食、窮居野處之士，雖嗜之一而篤如歐公者，亦未必能得，得亦未必能聚，詘於力之不足，往往然也。而公又慮聚多而終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兼作跋尾，以傳後學。此則公所好之一而篤，雖帝王、公卿與士之淹雅而饒於資者，好之而能聚，不暇爲錄，以傳於世，亦終等於象犀金玉之必散，此時有力之強不能不爲之詘，而慕歐公之爲者出焉。自

宋迄今，爲圖爲評，爲編爲譜，爲史爲志，爲錄爲略，爲目爲記，粲然備矣。而吾里倪先生岷渠有歐公之好而無其力，乃集諸家之所錄，輯爲一編，名曰「六藝之一錄」。分別部類，發凡起例，凡爲六門，爲卷四^(四)。百有奇，以金文、石刻、法帖爲經，以書論、書體、書譜爲緯，其用力可謂勤且肆矣。先生志抑而謙，竊取直齋陳氏之旨，以爲書品、書斷，所論雖工，至鍾、王正與射、御同科，乃游藝之一耳。鶚披其書，上下千古，賅括朝野，則通於史；偏旁音訓，各有據依，則通於經；旁引曲喻^(五)，不遺幽遐，則通於子與集，蓋合四庫之菁華，以成一家之書。而先生已當杖國之年，不假門生子弟之助，閱市借人，晨書暝寫，數易寒暑，以成書學之巨觀，其學力日力，有非後生涉獵輩所可望。然則先生之於古，可謂真能好且聚者也，强有力者也。承命爲序，蕪詞不文，幸得附名其間，以爲厚幸云。厲鶚撰。

學不可以大小言也。灑掃、應對、進退，謂之小學可也，書契作而百官治、萬民察，學孰大於此哉！然則何以言小學也？學以是始，所謂當務之爲急也。是以史志藝文，與夫七略五部、四庫六閣之編，并列小學於經典史部。顧自《漢志》以六書爲小學，而後來操觚握管、下筆不休者，或語以周國子之所學，漢學童之所學，元始未央庭中人之所記，不嘸然陽應，則愧墨而謝。昌黎有言「凡爲文辭，宜略識字」，蓋傷之矣。師韓嘗獲交於脩學好古之人矣。計偕入京，陳對初，學士爲館師，孜孜小學，家叔重閔先生寄書亟稱之。交河王司寇得韻學之傳於安溪文貞公，師韓并以門下士得聞緒論。在皖桐，則胡襲參司業示以所著《同文聲形故》一書，嘗陳言欲聯清、漢之字，上下呼而聲同。師韓粗通國書，意頗齟齬，然其所圖四十二音，古未有也，至欲盡補無字之音四百四十字奇矣。里居則同學王二君實妙契聲韻，丁五敬身搜討金石，兩君著述慎重，俱未成書也。乃今見同里倪岷渠先生《六藝之一錄》，首金器，次石刻，次法帖，次書體，次書論，次書譜。字變則周四海，宙變則亘古今，又何其見所未見，而聞所未聞也。其書之跨越百氏者，梁谿父、家積山兩先生序之詳矣。師韓伏覽尋究，竊念六書之垂世也：古謂之「文」，《記》稱「書同文」是也；又謂之「名」，《論語》所謂「正名

及《外史》「達書名於四方」、《聘禮》「百名以上書于策」是也；亦謂之「言」，東方朔「誦《詩》《書》《孫吳兵法》四十四萬言」、又夾漈謂「一字本一言，一言本一義」是也；謂之「字」者，鄭氏謂「古曰名，今曰字」、許氏言「形聲相益謂之字」是也。七章五變，八體六技，下逮王愔之三十六種也，蕭子雲之五十二體也，且有七十二篆百二十體。粹籍靈符，神經怪牒，標榜既別，形樞各殊，要其爲藝則同也。《漢·藝文志》所載小學十家三十五篇，唐脩《五代史志》所載一百八部四百四十七卷，《舊唐書》凡一百四家七百九十七卷，《新唐書》凡六十九家七百二十一卷，《宋史》多至二百六部一千五百七十二卷。雖其間《爾雅》、小學，或合或分；魏語、梵書，或遺或錄，其爲六藝之一則一也。古人各立一家之言，粲然紛列，先生都錄古人之所有而整比之，以成古人之所無，所以爲跨越百氏者乎！迺其名書也，質言之曰：藝也，六藝之一也，小學而已矣。不通其書而以言小學則已陋，必盡讀其書而後言小學則大難。先生之辭謙，而先生著書之旨則肆而隱也，毋亦昌黎氏之微意歟？特其書積四百二十卷，部帙浩廣，傳鈔不易，世無有力者爲之刊而行之。然師韓每觀《全唐詩》、《群芳譜》、《賦彙》、《題畫》諸書，辭章之業，別集之流耳。遭逢聖世右文，并邀采錄，與經史同陳籤軸。先生之書，安知不蒙內禁外府之取將者耶？《易》原書契之興，蓋取諸《夬》，班氏推論其義，以爲夬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是可於先生之書豫占之。而師韓得數從脩學好古遊處，以庶無迷溺於俗學，豈不厚幸哉！汪師韓撰。

古者人生八歲而入小學，《周官》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五曰六書」，肄業習書，正童子所有事。是以漢律有「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之法，而《杜鄴傳》云「鄴與子林俱正文字，言小學者必由杜公」。古先聖王，斤斤於蒙養之初，特建立學宮以淬勵其志氣，保氏六書之教，實三代以來小學之懿訓也。乃今之據席橫經，號稱老生宿師，顧未審小學爲何道，忽焉而不察。《魯論》云「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吾夫以爲學。學者於道、德、仁三者

既成之後，尚當怡情玩索，優柔厭飫，充其善養，詳味斯言，寧可略也？崑渠倪先生隱居樂善，毫而好學，窮年積月，浸淫乎卷帙，曾無倦容。先生，小子一清姑之夫屬。以頑鄙之姿，爲大君子所不棄，側聆緒論，親從指授。手輯一編，名「六藝之一錄」，取示序例，數繙服膺，而卒讀之。都爲六集卷四百有奇，溯自羲皇，迄於昭代，三倉六體，《凡將》《急就》之篇，以及名賢論贊、序述品題之類，旁採釋道、外蕃荒裔之制，網羅搜剔，靡有遺墜，同文之治，於斯爲盛！較之許高陽之《墨藪》、周主客之《書苑》，未有若先生用力之富且勤也。雖然，獨怪世之攻書者，徒以媚俗爲工，屏棄先民之規矩，不失之柔曼，即流於放誕。家雞與野雉爭鳴，瓦釜并黃鐘等貴，人皆耳剽，士鮮真傳，將俛俛其何之，宜撫躬而自悼。彼夫依類象形、形聲相益之大旨，猶未克通曉，又況乎收視返聽、凝神絕慮之幻，眇難幾乎！然則先生此書，非僅淺末之津梁，抑亦膏肓之針砭。一清才質底下，無能爲役，辱承垂問慇懃，敢竭區區之誠，或得附名不朽，庸詎非生平之大幸矣夫！趙一清撰。

校勘記

- 〔一〕稿本無「年七十一點畫不能有加」十字，據汪惟憲《積山先生遺集》補。
- 〔二〕「四」，《積山先生遺集》作「三」。
- 〔三〕「七十」，《積山先生遺集》作「古稀」。
- 〔四〕「四」，《樊榭山房集》作「五」。
- 〔五〕「喻」，《樊榭山房集》作「證」。